

非  
限  
定

情話

# 长腿爸爸有问题

就这样的爱你  
做著瑰丽美梦  
傻得彻底  
等你疼惜

叶璇

I247.5  
4032

# 长腿爸爸有问题

叶旋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新登字第 01 号

责任编辑:王东涛

封面设计:张剑平

非限定情话系列  
**长腿爸爸有问题**  
(台湾)叶旋 著

\*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兰州市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6 印张 128 千字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7-226-01415-7/G·99

定价: 9.80 元

# 第一章

桃园 中正国际机场

机场的入境大厅内一片人海，各式旗帜布满四周。

蜜雪儿推着行李车在人群中穿梭，接连绕了大厅三圈半，终于在一角落里站定。她的一双亮眸溜了大厅一圈，倏地，像发现什么似的往前走。

“你……你是爹地？”蜜雪儿笑望着眼前那一脸错愕的男人。

那人双手拿着一张纸放在胸前，上头写着“蜜雪儿”三个黑字。“你是蜜雪儿？”他似信似疑地拿出一张学士照，左瞧右望了老半天，最后才点点头，喃喃自语说：“没错！你就是蜜雪儿。”

那张学士照的主人脸上脂粉未施，一头瀑布般的直发披泻在两肩，与眼前这个女人有如天渊之别；只

长腿爸爸有问题

是张康祺仍可从两者间的五官、气质与神韵中看出一个大概。

眼前这个女人身高约一百七十公分，身着一件白色小可爱，一件牛仔短裤，身材玲珑有致，与照片上最大的不同点是：法拉头以及画了些淡妆。

“爹地，对不起，让你久等了。”蜜雪儿甜甜一笑，露出两排贝壳般的玉齿。“好像有四班飞机同时着陆呢！”

张康祺接过她手上的推车，没头没脑的冒出一句：“出门在外，你一定非得要穿这样吗？”

蜜雪儿微愕，“我——”

张康祺打断她的话，“你知不知道，这阵子台湾出现了一堆心理变态的大色狼？”

蜜雪儿正想说些什么，怎知他已推着车子走出大厅，一路朝停车场走去，丝毫不让她有开口的机会。

“天啊！我的爹地好凶耶！……”蜜雪儿思忖着，过跟随着张康祺的步伐，走向不远处的停车场。

※

※

※

张康祺，三十二岁，大宇电脑公司业务部经理，

长腿爸爸有问题

未婚。

在他十八岁那年，某日行经新生南路与信义路交叉口时，忽见数名绝色女子围聚街边一角在传讯上帝的福音，他于是忍不住好奇的走上前去，所以才会种下今天的善因。

说真格的，当时的状况并非上帝吸引住他的脚步，而是那几个在他心目中长得好美好美的年轻女子。

接受半个钟头的福音洗礼，他又在不知不觉中，莫名其妙的跟着那几个女子走至附近的一间教堂内由牧师为他受洗，从此他便成为一名基督徒。至今回想起来，有时他还是会忍不住的一阵偷笑。

在牧师的“循循善诱”下，他认养了一名海外的孤儿。认捐月费由刚开始的五百、七百，到现在的一千；其实，十几年后，他早就把这回事给忘了。

每个月底，银行会从他的户头内自动转帐至“救世基金会”，再由基金会负责将他认捐的那笔钱汇到特定的对象手上。钱虽然不算多，但在对方的国家里也是足够花用。

十八岁那年他认养的那个九岁的孤女，他依稀记得她是菲藉裔、一个侨领的女儿。

长腿爸爸有问题

当时由于一场排华动物，该侨领被乱枪扫射身亡，财产亦全数充公，只留下寡母孤女在这个无情的世界中继续为生存奋斗。

随着岁月的流逝，张康祺早就忘记当时与救世基金会之间的协定：他认养到她大学毕业，届时两人才能相见。

十四年后的今天，她已大学毕业。如今她就坐在自己身边，他实在按捺不住自己的思绪，偷偷地打量着她。

她的五官分明，轮廓很深，加上古铜色的肌肤，无一不在证明她是一个健康成熟、充满魅力、随时吸引旁人目光的女人。哦！不！不是女人，而是女儿。

老天爷！他忽然冒出这么一个女儿，这对他一向平静如水的生活会起什么样的变化？

面对他那带有一丝灼热的目光，蜜雪儿丝毫不回避，反而很顽皮地转头望着他。

“爹地，你别那么凶好不好？”

“我凶？”张康祺忙收回目光，握紧方向盘。

“我有吗？”

“你有啊！”蜜雪儿嫣然一笑。“在我们那里气温摄氏三十五度，太热了嘛，所以人家才会穿这

样。”

张康祺怔了一下，自己是什么心态竟怪她穿着如此暴露，他一时也说不上来，他只知道她的穿着给他带来一种压力；一种无形的压力。

“你肚子饿不饿？”他只能选择逃避这个话题。

“想不想吃什么东西？”

“谢谢你，爹地。我在飞机上吃得很饱，还不饿。”蜜雪儿摇了摇头。

“你准备在这里待多久？”

“我只有三个月的签证，大概就这三个月吧！”

“有没有特别想去玩的地方，或是买些什么东西？”

蜜雪儿看了他一眼，旋即低下头。“没有，我……我只想来这里见你一面。”

她的话甫说完，张康祺却忽然不再说话了。事实上，他是一个相当健谈的男人，但只因蜜雪儿带给他一种很浓的陌生感，让他完全不知道该找出什么样的话题来与她交谈。

车行过了好一阵，他们才下高速公路，而两人仍是一言不发地坐着，只不过一路上，蜜雪儿在偷偷打量他的时间与次数比他多得多。

长腿爸爸有问题



约莫半个钟头后，张康祺将车子驶入内湖路的一幢大楼的停车场。“好了，我们到家了。”

张康祺率行下车，很自然的走去车后，拎起那个不算小的皮箱。走向一旁的电梯。

电梯上了六楼，当张康祺拿出钥匙打开大门时，蜜雪儿却站在那儿没动。

“怎么啦？”张康祺显得有些疑惑。

蜜雪儿摇摇头，笑着说：“对不起，爹地，如果我有打扰到你的地方，你一定要告诉我，不然……”

不等她把话说完，张康祺已走入屋内，“你放心，你不会打扰到我的。”说话间，他边打开屋内的灯光。

蜜雪儿随着他来到屋内，人目所及，她可以非常明确的判断出，这里是一个单身汉的房子。“他真的还没有结婚？”她低声喃喃自语。

张康祺拎着皮箱放下地。

“没关系，我不怕热。”蜜雪儿淡淡一笑。

张康祺沉默了一下，“你要不要先休息一下，还是……？”

蜜雪儿摇摇头，“我不累。爹地，我们聊聊天好不好？”

“好啊!”张康祺转身，朝客厅走去。

蜜雪儿打开皮箱，取出一个布玩偶、一条手帕及一条领带，这才慢慢的走出房间。

张康祺看到她，用手反映了饭厅一角的冰箱，“想喝什么自己去拿，别客气!你可以把这里当成是自己的家。”

蜜雪儿点了点头，将手上的东西放在茶几上，随即取来一罐可乐，然后大大方方的坐在沙发上。

“爹地，你知道吗?我一直以为你结婚了呢!所以我准备了三份礼物，现在可好，都送给你一个人啰。”蜜雪儿笑嘻嘻说着。

张康祺凝视着她，实在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

“谢谢你，其实我什么都不需要，平安就好。”

蜜雪儿细望了他好了阵子，“爹地，你到底几岁了，为什么还不结婚?”

我三十二岁。”张康祺摇摇头，“我还年轻，目前也没有结婚的打算;况且结婚是要看缘分的。”

他笑了笑，转移了话题，“还是多谈谈你吧!我对你是一无所知，关于你的一切都很陌生。”

“陌生?”莫非……莫非爹地早就把我忘了?蜜雪儿的心一沉，但她脸上的神色却没表现出来。

长腿爸爸有问题

“我是没把认养你的这回事放在心上。”张康祺不想隐瞒。

只见他的回答，蜜雪儿只觉得一颗心好失落，毕竟这与她事先所想像的结果有着极大的出入。

“怎么啦？”张康祺察颜观色，似乎也发现她在顷刻间变得有点奇怪。“是不是我说错了什么？”

“没有啊！”蜜雪儿勉强一笑，却笑得极不自然。也许是自己太多心了，也可能是想太多了。她不想在这个话题上打转，迳自又说：“爹地想知道我什么事？哪方面的？”

“都想知道。”

“我还不是那样，每天上学，放学之后就在教会帮忙做事，兼一份家教的工作，一心只想存下机票钱来台湾见你一面。”

“你是读什么科系的？”张康祺好奇的问。

“社会学。”

“喔，这是时下相当热门的科系。”张康祺顿了一下，“毕业之后没有想要继续深造吗？如果可能，我愿意提供你一些金钱方面的援助。”

“爹地？不用了。”蜜雪儿摇摇头，表情显得有些严肃。“来台湾见你一面是我从九岁就拥有的、唯

一的梦，待这个梦想实现后，我准备跟教会的伙伴们一同去非洲。我想，那儿的小朋友亟须我们的帮助，不论是物质，或是精神上的。”

张康祺深望她一眼，“这几年你过得好吗？”

“还过得去。”蜜雪儿笑着说：“我的生活一向平静，也很单纯，我甚至连男朋友都没交过呢。”

张康祺被她说话的内容给逗得发笑，“都二十三岁了，连男朋友都没交过，好不可思议耶！”

蜜雪儿凝视着他，脸上的笑容渐渐消逝。“当我得知要等到大学毕业后我们才有见面的一天时，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眼里就只有读书，所以我的成绩一向很好，好到可以领奖助学金。”

瞧她说话时脸上的表情，张康祺的心顿时涌起奇怪的感觉，一种说不出的奇怪。

每个月花一千、八百的认养一个孤儿，这对台湾人而言只是一椿微不足道的小事。他又怎能想像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在她的内心深处留下什么样的种子？

他绝想不到的。

蜜雪儿见他没说话，只好接着说：“救世基金会的保密功夫做得很到家，我只知道认养我的是一个台湾人，其他怕由一无所知。我不知道你几岁了，也不

长腿爸爸有问题

知道你结婚了没有，我什么都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还不一样。”张康祺淡淡一笑，“我认养你的事，其实你也不必放在心上。将来你长大，有能力了，再把这份爱散播出去；对你我而言，还就足够了。”

蜜雪儿努嘴道：“人家已经二十三岁，很大了呢！”

张康祺瞟了她一眼，“是啊！二十三岁了连男朋友都没交过半个，还说你很大了；你太单纯啦！”

蜜雪儿不以为然的顶了回去，“是谁说一定得交过男朋友才算长大？”

“我……”张康祺被她抢白得无言以对，只得转过头去，不再看她。

蜜雪儿忽然走到他身边坐下。“爹地，你生气啦？”她拉着他的手，撒娇。“人家下次不敢了，爹地，你别生气嘛。”

张康祺学着她的语气柔柔的说：“是谁说我生气了？”他轻轻地抽出被她握着的手，身一侧，从裤子后面的口袋内取出皮夹子。

待一打开皮夹，一张泛黄的二寸照片即掉落了地，张康祺正想伸手去拿，蜜雪儿却比他快了半拍。

照片上的女主角是一个拖着两串鼻涕的小女孩，蜜雪儿不难认出那是她正值父丧年幼时的照片。

“你怎么会有这张相片呢？”蜜雪儿显得很惊讶。

张康祺慢条斯理的说：“当年就是凭着这张相片，所以才认养你；怎知十几年后，女大十八变，你变得如此……”然而他并没有说下去，而是从皮夹内取出另一张她先前寄给他的那张学士照。“你瞧瞧，这两个人我怎么样也不会把她们联想在一起，若非你刚才在机场叫我，否则说什么我也认不出你来。”

蜜雪儿凝视着他，“爹地，刚才你的话还没说完，我变得如此——怎么样啊？”

张康祺想了一下，并没有回答，而是取出一叠千元大钞和一张信用卡。“这些钱你先拿着用，不够的话再告诉我。”

张康祺不理她，仍是把信用卡及那叠钱放在她手上。“我得上班，没时间招呼你，你总得吃饭或是买些衣服什么的。”

蜜雪儿本想再说些什么，张康祺已抢先说：“别再拒绝了，白天你一个人在家，多放点钱在身上总可

长腿爸爸有问题

以应急。”

他都这么说了，她也不再坚持。“谢谢你，爹地。”

“别客气，这只是一点小钱，用不着放在心上。”张康祺站了起身，走向卧房。“我先去洗个澡，待会儿再聊。”

※ ※ ※

夜虽然已深，但蜜雪儿怎么样也睡不着。

在她记忆中，她的幼年是在生长在一个相当富裕的环境里，有一个照顾她生活起居的保姆，接送她上下学的司机，两个女佣，以及一屋子人对她的关怀与疼爱。

这样的记忆一直持续到她九岁时，一下子她的世界竟突然变了个样；父亲不让她去上学，也不能外出。她只知道外面一片混乱，街道上四处可见烧杀掠夺，令人不忍卒睹。

而当时她尚年幼，所以她不明了那是一场排斥华人的运动。

华人苦干实干，又好积蓄，几百年下来，华人已

在不知不觉中掌握菲律宾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当地人心存不满，见了眼红，因此才会种下祸根，让一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家破人亡，支离破碎。

在一个没星星、月亮的深夜，数十名不速之客携枪带械地闯入蜜雪儿的家。三十分钟后，她的父亲及十二名雇用的保镖中弹惨死，同时家中的财物亦被洗劫一空。

更离奇的是，十天之后，蜜雪儿家所用的动产与不动产竟在一夜间全数充公，而且没有半点理由。

此后，母亲带着蜜雪儿四处靠乞讨维生，直到当地的一个教会收容她们母女俩。

惨遭父丧的蜜雪儿在进入教会后一个月，母亲又改嫁去了美国，从些没半点音讯，甚至连封信也不曾寄来问候一下。

短短两个月不到的时间，蜜雪儿从有到无，一下子便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儿。

而她的处境让张康祺“意外”得知，此后成为被他认养的女儿，让她有了一个遥远，但却可以触碰到的梦。一晃眼，十四个年头已然度过。

她完全不清楚张康祺的年龄长相，更明了了他的家世背景，只知他是一个台湾人，男的，如此而已。

长腿爸爸有问题



为了实现这个梦，她发愤苦读，每一个求学阶段她的成绩是名列前茅，一路读来，圆梦的脚步已离她愈来愈近。

就在大学毕业的前夕，她终于透过救世基金会得知张康祺的地址，于是怀着一颗雀跃的心，来台湾一圆她多年的梦想。

对于这个陌生的“爹地”，她的感觉，想法十分复杂，但感激的心绝对胜过一切。她暗暗心想：倘若这个认养她的爹地，此时已是白发苍苍、齿动目茫的老者，她愿意待在他身边照顾他后半辈子。感激也好，回馈报恩也罢，至少这是她所能做的唯一的一件事。

她幻想他子孙满堂，幻想他的一切，然而她怎么样也没想到过他竟是一个三十二岁，至今仍是单身的男人。

他长得瘦瘦高高的，身上的肌肉结实，脸上的表情酷酷的，可是他的心呢？他的心怎么可以忘记她的存在？

下午在机场见面。确定他就是认养自己的人的那一瞬间，她之前对他的幻想全部为之破碎。但继之而起的却是另一种更复杂、难以说出口的奇妙的感觉。